

幸福的灯火在闪烁

郭飞凤

娘老了，耳朵也聋了，每次打电话娘总是听不见。只有父亲和侄儿在家的时候，才能接起电话，把娘叫过来，让我跟娘视频很久很久。

这时候，娘的脸笑得像十月的菊花，一句话要重复两三次，娘才能听明白，有时候父亲在旁边做翻译。

我：娘，今晚上你吃的什么饭？娘吃力地看着我，眼里泛着慈祥的光，我又重复了一遍。

娘：面片汤，家里下大雨了，咱们家的院子全是水，庄稼地里下透雨了。

我：谁做饭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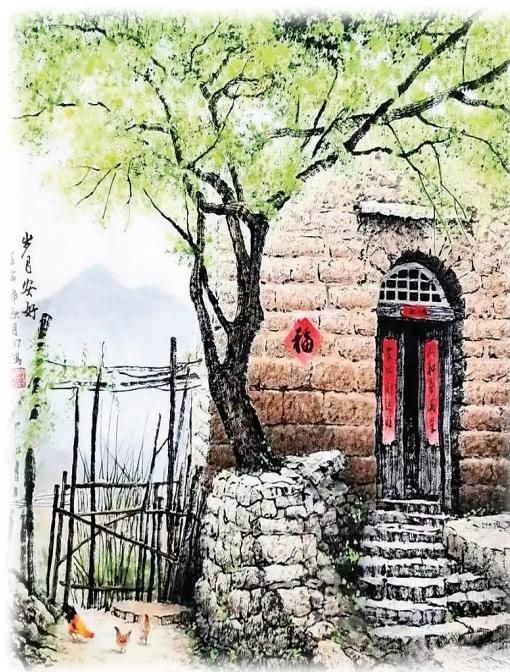
娘：我自己，手擀面。

我：娘你真棒，还会擀面。我向她伸出了大拇指。

娘听见我夸她，笑得像个孩子，说自己就是腿脚没有劲，走不动路了。

我总是这样夸娘，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她高兴。隔几天听不到娘的声音，心里便恻恻地痛了起来，听到她的声音，便能稍稍安稳几日。每次视频总是说着类似的话，娘老了，我再也舍不得说半句难听话来刺激她了。

五年前，娘脑梗后手脚不灵便了，说话口齿不清楚。出院后，娘学着用左手吃饭，在我们的鼓励下，学会一瘸一拐地走路。娘的右手是一年后学会用勺子的，她还是不会用筷子。



有一次回家，娘对我和侄儿说，把你们各家的东西拿走吧。我心想，是什么东西呀？娘把一包东西递给了22岁的侄儿，说是给他未来媳妇生小孩用的小被子和小褥子。侄儿说自己还在上学呢，哪来的媳妇和小孩。娘又把一包东西递给了我，说是给我未来孙子的，我跟侄儿相视大笑。

我不知道娘做这些针线活用了多久，娘连筷子都不会用，她是如何做的针线活，这一针一线到底倾注了多少心血啊！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才知道奶奶走后，娘是世上我最亲的人了。儿时，我并不这样认为。小时候，娘的怀里总是抱着弟弟，我总是像尾巴一样跟在奶奶身后。我不亲近娘，娘有好吃的叫我，我也不理她。那时候，我觉得娘不是我娘，她是弟弟的娘。

上初中后，到镇上去上学。女生都一个劲儿哭，只有我不哭，因为我压根就不想娘。

多年后，我自己做了母亲，才明白了娘的苦心。应了那句话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懂事已是中年人。

一个人的脾气可以很倔，可当自己有了孩子，也就有了软肋，一点脾气也没有了，一点棱角也没有了。为了喂一口饭满地追着孩子跑。哄他笑，怕他闹，满眼都是孩子。

半生如梦，岁月不停地穿梭。不想长大的也会长大，不想变老的也要变老，经历过的人都懂。中年后，最愿意听到娘的声音，一听，便笑了，觉得那是人间幸福的灯火在闪烁。

旭日霞光

周俊芳

在电脑上翻旧文件，看到一张合影，是我和同事旭霞的合影，2012年夏天，同事摄影记者戴晓杰在办公室给我俩拍的。当时的无心之举，竟然成了我和旭霞友谊的见证。想来，我们已经有十年未见了。岁月真快，好像只是扭头转身的工夫，就有人走散了，青春就没了。

我和旭霞搭档，在一家报社做周刊，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一周8个版，编采合一，选题、采访、策划……聊不完的话题，做不完的版，写不完的稿子。有一回，在一个咖啡屋组织活动，活动顺利结束，下楼时，旭霞却崴了脚。我和同事送她去医院拍片子，再送她上六楼的家，她休息了一个多月，两个人的工作，我一个人扛了一个多月……那些辛苦仿佛都散去了，只余下一些不为人知的细枝末节。

不久，我负责整个部门工作，专刊、副刊十多名编辑，每天十几块版，常常忙到口干舌燥。那些年，出版社寄来很多样书，供副刊选择推荐。不能说堆积如山，也是书满为患。我日日上演“双城记”，在太原榆次两地奔波，只能靠公交车上的1小时抓紧看书，只好发动部门编辑一起翻阅，给出意见。

旭霞看书快，思维敏锐，表达直截了当，不藏着掖着，如她的人一般，质朴真诚，单纯明快。她的读后感成为我衡量是否推荐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我信她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，拌不完的嘴，讲不完的笑话。那时年轻，一心多用，轻松自在的工作氛围，使工作效率非常高，心情愉快不纠结。

有一年旭霞学驾照，日日跑好远去练习，在我们一群人中第一个拿了驾照。我不甘落后，紧随其后也去考了，从此不再挤公交。旭霞家住得近，拿着

驾照不敢上路，我因路远不得已开车，熬过了太原榆次之间许西收费站撤销，熬过了龙城大街、建设南路、太榆路、并州路、汇通路等道路修路的全过程。

有人说，爱怀旧是老了的标志，就算是吧。人总归会老，不念旧也未必会长命百岁。后来，旭霞因家庭原因辞职，再后来，陆续有同事离开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其实，营盘也未必是铁打的。2019年末，报社休刊解散，树倒猢狲散，各自江湖难见。

旭霞为人漂亮大气，不玩心眼不做作，活泼开朗直性子，与她相处不必多虑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之后我们也见过两面，知她住北京、居海南，后又回到太原。这些年各自忙，微信都很少联系了。我把合影发她，问她近况，她回复：“就那样呗，乏善可陈……”中年人面对生活的苦，颇似那句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”。

我理解她，更心疼她，却无法感同身受。我们每个人的苦和难，都要自己去扛。凡人的那些责任义务、不得已和身不由己，都避无可避。我们都有欲说还休的时候，都有乏善可陈的日子，谁也代替不了谁，谁也不比谁容易。不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即便身处闹市繁华，有时也如荒原行于赤足茫然。生而为人，无非苦中作乐，一边受伤，一边热爱。

旭日霞光，是我想到旭霞时脑海中蹦出来的词。旭日有霞光，人生便还有希望。岁月无可回头，便不回头，走散的都是缘尽的，走远的就不要去追，那件“战袍”已旧，就换一件，宽松些，舒服点，年纪大了，与生活和解，彼此不为难，允许一切发生，你好我好，大家好！

旭霞，要珍重！我亦当珍重！



明明他娘

辛利生

明明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他喜欢打篮球，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高中。乡镇中学就在明明家坡底下。

从中考到九月份入学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听到被高中录取的消息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，家长们也管得比较松。

那年暑假是我们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常常约了同学去打篮球，通常至少是6个人，有时是8个人甚至更多，人少时分成两个队，人多时分成3个队，有时候能从早上打到晚上。

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吃饭。同学们大多住在邻村，也有本村的，班长温建生同学家在另一个乡镇，来回几十里地。近处的同学可以回家吃饭，而远处的跑上几十里回去吃饭，显然不太现实。

没想到，快到饭点时，坡上突然传来明明他娘敞亮的声音：“一会儿都不要走，上来吃饭来！”十几岁的年龄还不懂事，特别爱凑热闹，本来我家离得很近，但是看见同学们都往明明家里走，有的同学要回家，而明明拽着不让走，我便也跟着去了他家。

半大不小的后生特别能吃，明明娘做的饭菜也特别香，记得是一大笼白花花的大馒头，裂开的馍缝里还冒着热腾腾的蒸气，带着小麦特有的香味。一大笼是不够吃的，常常得两笼，还得有配菜，明明他娘系着围裙对我们说：“好好吃，吃饱，不够锅上还蒸着哩！”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天，等家长们陆续捎话让赶紧回家时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散了伙。

往后的暑假，基本上年年如此，直至高中毕业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些日子不知道吃了明明家多少白面，给明明娘带来多少麻烦。但从来没见过明明妈有一点怨言，而且还特别好客，让我们感觉像回了自己家一样，我们将走时，她还安顿我们以后再来。她的好意给我们青涩的时光镀上了一层麦香般的甜。过了很多年，只要闻到新麦的香味，我就像又听见了那句清亮的吆喝：“上来吃饭来——”